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集解義疏卷四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員外郎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江右端

論語集解義疏卷三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論語公冶長第五　疏　公冶長者孔子弟子也此篇明時無明君賢人獲罪者也所以次前者言公冶雖在枉濫縲紲而為聖師證明若不近仁則曲直難辨故公冶次里仁也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註　孔安國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也　疏　子謂至妻之　云子謂公冶長可妻也者

公冶長弟子也可妻者孔子欲以女嫁之故先評論而謂可妻也云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者既欲妻之故備論其由來也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用黑索以攣係罪人也冶長賢人于時經枉濫在縲紲之中雖然實非其罪也云以其子妻之者評之既竟而遂以女嫁之也范甯曰公冶行正獲罪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別有一書名為論釋云公冶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堺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冶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是已死亡不知所在冶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即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冶長道如此村官曰冶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因録冶長付獄主問冶長何以殺人冶長曰解鳥語不殺人主曰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解當令償死駐冶長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嘖嘖

唯唯治長含笑吏啓主治長笑雀語是似解鳥語主教問治長雀何所道而笑之治長曰雀鳴嘖嘖唯唯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未信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猪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然此語乃出雜書未必可信而亦古舊相傳云治長解鳥語故聊記之也　註孔安國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　范甯曰名芝字子長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註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疏　子謂至妻之　云子謂南容者又評南容也云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明南容之德也若遭國君有道則出仕官不廢已之才德也若君無道則危行言遜以免於刑戮也刑戮通語

耳亦含輕重也云以其兄之子妻之者論之旣畢孔子以己兄女妻之也昔時講說好評公冶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為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冶為劣也以己女妻公冶兄女妻南容者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間也

註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　姓南宮名縚也又名閱也

子謂子賤註孔安國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也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註苞氏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疏子謂至取斯　云子謂子賤者亦評子賤也云君子哉若人者此通所評之事也若人如此人也言子賤有君子之德故

言君子哉若此人也云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者因美子賤又美魯也焉安也斯此也言若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君子之行而學之乎言由魯多君子故子賤學而得之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註孔安國曰言汝是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註苞氏曰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疏

子貢問至璉也　云子貢問曰賜也何如者子貢聞孔子歷評諸弟子而不及己己獨區區已分故因諮問何如也云子曰汝器也者孔子答曰汝是器用之人也云曰何器也者器有善惡猶未知己器云何故更問也云曰瑚璉也者此答定器有善分也瑚璉者宗廟寶器可盛黍稷也言汝是器中之貴者也或云君子不器器者

用必偏瑚璉雖貴而為用不周亦言汝乃是貴器亦用偏也故江熙云瑚璉置宗廟則為貴器然不周於民用也汝言語之士束脩廊廟則為豪秀然未必能幹煩務也器之偏用此其貴者猶不足多況其賤者乎是以玉之碌碌石之落落君子皆不欲也 註包氏曰至貴者也 云瑚璉者黍稷器也者用盛黍稷之飯也云夏曰瑚 云云者禮記云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云夏瑚殷璉講者皆云是誤也故欒肇曰未詳也然夏殷各一名而其形未測及周則兩名其形各異外方內圓曰簠內方外圓曰簋俱容一斗二升以簠盛黍稷以簋盛稻粱或問曰子貢周人孔子何不云汝是簠簋而遠舉夏殷器也或通者曰夫子近捨當時而遠稱二代者亦微有旨焉謂湯武聖德伊呂賢才聖德則與孔子不殊賢才與顏閔豈異而湯武飛龍伊呂為阿衡之任而孔子布衣洙泗顏回簞瓢陋巷論其人則不殊但是用捨之不同耳譬此器用則一而時有廢興者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註馬融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冉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註孔安國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為人所憎也疏或曰至佞也　云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者或人云弟子冉雍甚有仁德而不能佞媚求會時也　云子曰焉用佞者距或人也言人生在世備仁躬自足焉用作佞為也云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者更說佞人之為惡也禦猶對也給捷也屢數也言佞者口辭對人捷給無實則數為人所憎惡也　云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者憎佞為惡之深故重答距於或人也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註孔安國曰開弟

子也漆彫姓也開名也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子悅 註鄭玄曰喜其志道深也疏子使至子悅云子使漆彫開仕者孔子使此弟子出仕仕官也云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者開荅也荅師稱吾者古人皆然也荅云言已學業未熟未能究習則不為民所信未堪仕也一云言時君未能信則不可仕也故張憑曰夫君臣之道信而後交者也君不信臣則無以授任臣不信君則難以委質魯君之誠未洽於民故曰未能信也云子悅者孔子聞開言而欣悅也范甯曰開知其學未習究治道以此為政不能使民信已孔子悅其志道之深不汲汲於榮祿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 註馬融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也子路聞之喜 註孔

安國曰喜與已俱行也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註鄭玄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

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

曰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

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已也古字材哉同

耳疏子曰至取材

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者桴者編竹木也大曰筏小曰桴孔子聖道不行於世故或

欲居九夷或欲乘桴泛海故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也

云從我者其由也與者由子路名也言從我浮海者當

時子路也故云其由與云子路聞之喜者子路聞孔子

唯將與已俱行所以喜也云子曰由也好勇過我者然

孔子本意託乘桴激時俗而子路信之將行既不達微旨故孔子不復更言其實且先云由好勇過我以戲之也所以云過我者我始有乘桴之言而子路便實欲乘此是勇過我也云無所取材者又言汝勇乃過勝於我然我無所覔取為桴之材也　註鄭玄曰至同耳　云子路信云云者此注如向釋也云一曰云云者此又一通也此意亦與前不乖也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已也者此注則微異也哉送句也言子路信我欲行而所以不顧望者言將我入海不復取餘人哉言唯取已也云古字材哉同耳者古作材字與哉字同故今此字雖作材而讀義應曰哉也又一家云孔子為道不行為譬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孔子不欲指斥其不解微旨故微戲曰汝好勇過我我無所更取桴材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註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註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註孔安國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註馬融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為行人也不知其仁也疏孟武伯問至仁

也　云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者武伯問孔子云弟子中有子路是仁人不乎云子曰不知也者孔子答也所以云不知者范甯曰仁道弘遠仲由未能有之又不欲指言無仁非奬誘之教故託云不知也云又問者武伯得答不知而意猶未已故更問云子路定有仁不乎故范甯曰武伯意猶未愜或似仲尼有隱故再問也云子曰由也云云者賦兵賦也孔子得武伯重問答又直云不知則武伯未已故且言其才使然後更答以不知也言子路才勇可使治大國之兵賦仕為諸侯之臣也云不知其仁也者言唯知其才堪而猶不知其仁也云求也何如者武伯又問孔子弟子冉求其有仁不乎故云何如也云子曰求也云云者亦不答仁而言求之才亦堪也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百乘之家三公采地也言求才堪為千室百乘之邑宰也云不知其仁也者亦結答不知其仁也云赤也何如者武伯又問弟子公西華有仁不乎云子曰赤也云云者亦唯答赤之才能也束帶

立於朝謂赤有容儀可使對賓客言語也故范甯曰束带整朝服也賓客鄰國諸侯來相聘享也云不知其仁也者亦不荅有仁也　註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言子路未能全受此仁名故云不知也　註孔安國曰至家臣　云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者令不復論夏殷且作周法周天子畿內方千里三公采地方百里卿地方五十里大夫地方二十五里畿外五等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為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為之何以然天子畿千里既以百里為三公采五十里為卿采二十五里為大夫采地故畿外準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也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

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為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云諸侯千乘者謂上公也云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者然百乘之家是三公之采鄭注雜記及此並云大夫百乘者三公亦通有大夫之稱也　註馬融曰至人也　行人謂宜使為君出聘鄰國及接鄰國之使來者也周禮有大小行人職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註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註苞氏曰既然子貢弗如

復云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也疏子謂至如也

云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者孰誰也愈勝也孔子問子貢汝與顏回二人才伎誰勝者也所以須此問者繆播曰學末尚名者多觀其實者寡回則崇本棄末賜也未能忘名存名則美著於物精本則名損於當時故發問以要賜對以示優劣也所以抑賜而進回也云對曰云云者荅孔子以審分也王弼曰假數以明優劣之分言已與顏淵十裁及二明相去懸遠也張封溪曰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生體有識厚故聞始則知終子貢識劣故聞始裁至二也云子曰弗如也者弗不也孔子聞子貢之荅分有懸殊故定之云不如也云吾與汝弗如也者孔子既荅子貢之不如又恐子貢有怨故又云吾與汝皆不如也所以安慰子貢也　註苞氏曰至心也　云既然子貢弗如者釋前弗如也復云云云者苞意如向解而顧歡申苞注曰回為德行之俊賜為

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故使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尅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汝此言我與爾雖與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為慰也侃謂顧意是言我與爾俱明汝不如也非言我亦不如也而秦道賓曰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

宰予晝寢註苞氏曰宰予弟子宰我也子曰朽木不可彫也註苞氏曰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註王肅曰杇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於予與何誅註孔安國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

之辭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註孔安國曰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晝寢也疏宰予至改是

云宰予晝寢者寢眠也宰予情學而晝眠也云予曰朽木不可彫也者孔子責宰予晝眠故為之作譬也朽敗爛也彫彫鏤刻畫也夫名工巧匠所彫刻唯在好木則其器乃成若施工於爛朽之木則其器不成故云朽木不可彫云糞土之牆不可圬也者牆謂牆壁也圬謂圬墁之使之平泥也夫圬墁牆壁若牆壁土堅實者則易平泥光飾耳若墁於糞土之牆則頽壞不平故云不可圬也所以言此二者言汝今當晝而寢不可復教譬如爛木與糞牆之不可施功也云於予與何誅者誅責也言所責者當責有智之人而今宰予無智則何責

乎予宰予與語助也言不足責也即是責之深也然宰我有此失者一家云其是中人豈得無失一家云與孔子為教故託跡受責也故珊琳公曰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生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所謂互為影響者也范甯曰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豈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貽朽糞之譏乎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跡以為發起也云子曰云云者始謂孔子少年時也孔子歎世醨薄之跡今異昔也昔時猶可故吾少時聞於人所言便信其能有行故云而信其行也云今吾云云者今謂孔子末時也不復聽言信行乃更聽言而必又須觀見其行也云於予與改是者是此也言我所以不復聽言信行而更為聽言觀行者起於宰予而改為此所以起宰予而改者我當信宰予是勤學之人謂必不懶惰今忽正直晝而寢則如此之徒居然不復可信故使我并不復信於時人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　註苞氏曰申棖魯人也

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註孔安國曰慾多情慾也　疏　子曰至得剛　云吾未見剛者者剛謂性無慾者也孔子言我未見世有剛性無慾之人也云或對曰申棖者或有人聞孔子說而荅之云魯有姓申名棖者其人剛也云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者孔子語或人曰夫剛人性無求而申棖性多情慾多情慾者必求人求人則不得是剛故云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註馬融曰加陵也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註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　疏　子貢曰至及也　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自願無世

人以非理加陵於我也云吾亦欲無加諸人者又云我匪唯顧人不以非理加於我而我亦願不以非理加陵於人也云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者孔子抑子貢也言能不招人以非理見加及不以非理加人此理深遠非汝分之所能及也爾汝也故袁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非無過者何能不加人人亦不加已盡得理賢人也非子貢之分也 註孔安國曰至已也 然不加人人不加已並難可能而注偏釋不加已者畧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註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得以耳目自修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註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疏 子貢曰至已矣 云子貢曰云

云者子貢此歎顏氏之鑽仰也但顏既庶幾與聖道相鄰故云鑽仰之子貢既懸絶不敢言其高堅故自說聞於典籍而已文章者六籍也六籍是聖人之筌蹄亦無關於魚兎矣六籍者有文字章著煥然可修耳目故云夫子文章可得而聞也然典籍著見可聞可觀今不云可見而云可聞者夫見之為近聞之為遠不敢言躬自近見政欲寄於遠聞之而已云夫子云云者夫子之言即謂文章之所言也性孔子所稟以生者也天道謂元亨日新之道也言孔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見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而聞也所以爾者夫子之性與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處深遠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聞也　註性者至聞也　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者人稟天地五常之氣以生曰性性生也　云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者元善也亨通也日新謂日日不停新新不已也謂天善道通利萬物新新不停者也言孔子所稟之性與元亨日新之道合德也　云深微故不可

得而聞也者與元亨合德故深微不可得而聞也或云此是孔子死後子貢之言也故大史叔明云文章者六籍是也性與天道如何注以此言之與是夫子死後七十子之徒追思曩日聖師平生之德音難可復值六籍即有性與天道但垂於世者可蹤故千載之下可得而聞也至於口說言吐性與天道蘊藉之深止乎身者難繼故不可得而聞也侃案何注似不如此且死後之言凡者亦不可聞何獨聖乎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註孔安國曰前所聞未能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竝行也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路禀性果决言無宿諾故前有所聞於孔子即欲修行若未及能行則不願更有所聞恐行之不周故唯恐有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註孔安國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叔圉也文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註孔安國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也　疏　子貢問至文也　云子貢問云云者衛大夫孔叔圉以文為謚子貢疑其大高故問於孔子也問其何德而謚文也云子曰云云者荅所以謚文之由也敏疾速也言孔圉之識智疾速而所好在學若有所不知則不恥諮問在己下之人有此諸行故謂為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註孔安國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

民也義疏子謂至也義　云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者言子產有四德並是君子之道也云其行已也恭者一也言其行已身於世常恭從不逆忤人物也云其事上也敬者二也言若事君親及凡在已上者必皆用敬也云其養民也惠者三也言其養民皆用恩惠也故孔子謂為古之遺愛也云其使民也義者四也義宜也使民不奪農務各得所宜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註周生烈曰齊大夫也晏姓平諡名嬰也疏子曰至敬之　云晏平仲善與人交者言晏平仲與人結交有善也云久而人敬之者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久而人愈敬之也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故仲尼表焉

子曰臧文仲居蔡註苞氏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梲註苞氏曰節者栭也刻鏤為山也梲者梁上楹也畫為藻文言其奢侈也何如其智也註孔安國曰非時人謂以為智也疏子曰至智也云臧文仲居蔡者居猶畜也蔡大龜也禮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以卜國之吉凶大夫以下不得畜之文仲是魯大夫而畜龜是僭人君禮也云山節藻梲者此奢侈也山節者刻柱頭露節為山如今栱斗也藻梲者畫梁上侏儒柱為藻文也人君居室無此禮而文仲為之故為奢也宮室之飾士去首去本大夫達稜諸侯刻而礱之天子加密石

焉出穀梁傳云何如其智也者時人皆謂文仲是有智之人故孔子出其僭奢之事而譏時人也故云何如其智也　註苞氏曰至僭也　云蔡國云云者國君守國之龜出蔡地因呼龜為蔡也　云長尺有二寸者蔡地既出大龜龜長尺二寸者因名蔡也　云居蔡僭也者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也不得畜蔡也文仲畜之是僭濫也　註苞氏曰至侈也　云節者栭也刻鏤為山也者言刻栭柱頭為山也栭是梁上柱名也云梲者梁上楹也者梁上楹即是檽檽即侏儒柱也苞兩而言之當是互明之也刻檽頭為山也畫檽身為藻文也又有一本注云山節者刻欂櫨為山也云畫為藻文言其奢侈也者若以注意則此是非僭也正言是奢侈失禮人君無此禮故不僭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註孔安國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

鬭名穀字於菟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也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註孔安國曰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註孔安國曰皆齊大夫也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也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至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註孔安國曰文子避惡逆去無

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杼無有可止者也疏子張問至得仁　云子張問曰令尹子文者令尹楚官名也子文為楚令尹故曰令尹子文也云三仕為令尹無喜色者文子經仕楚三過為令尹之官而顏色未曾喜也云三已之無慍色者已謂黜止也文子作令尹經三過被黜而亦無慍恚之色也云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者雖三過被黜受代之時必以令尹舊政令告語新人恕其不知解也云何如也者子張問孔子令尹行如此是謂何人也云子曰忠矣者孔子答言臨代以舊告新此是為臣之忠者也李充曰進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臣之至也云曰仁矣乎者子張又問孔子如子文之行可得謂為仁不乎云曰未知焉得仁者孔子答曰唯聞其忠未知其何由得為仁也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侃案李謂為不智不及

注也云崔子弑齊君者崔子齊大夫崔杼也弑其君莊公也云弑者夫上殺下曰殺殺名為卑也下殺上曰弑弑試也下之害上不得即而致殺必先相試以漸故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從來漸矣如履霜以至堅氷也云陳文子有馬十乘者陳文子亦齊大夫也十乘四十匹也四馬共乘一車故十乘有四十匹也云棄而違之者文子見崔杼殺君而已力勢不能討故棄四十匹馬而違去此國更往他邦云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者于時天下並亂國國皆惡文子棄馬而去復更至他邦而所至之國亦亂與齊不異故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云違之者違去也文子所至新國又惡故又去之也云之至一邦者之往也去所至新國更復往一邦也云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者去初所至更往一國一國復昏亂又與齊不異故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云違之者已復更去也云何如者子張更問孔子言文子捨馬三至新邦屢違之事如此可謂為

何人也云子曰清矣者清清潔也顏延之曰每適又違潔身者也云曰仁矣乎者子張又問若如此文子之行則可謂為仁不乎云曰未知焉得仁者荅子張曰其能自去只可得清未知所以得名為仁也孫綽曰大哉仁道之弘以文子平粹之心無偕之誠文子疾時惡之篤棄馬而逝三去亂邦坐不暇寧忠信有餘而仁猶未足唯顏氏之子體仁無違其亞聖之目乎李充曰違亂求治不汙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遂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李謂為未智亦不勝為未知也　註孔安國曰王

於菟　楚鬬伯比外家是邧國其選外家適舅女生子既恥之仍遂擲於山草中此女之父獵選見虎乳飲小兒因取養之既未知其姓名楚人謂乳為㲉謂虎為於菟音烏塗此兒為虎所乳故名之曰㲉於菟也後知其是伯比子故呼為鬬㲉於菟也後長大而賢仕楚為令尹之官　范甯曰子文是謚也　註捐其四十匹馬　捐

猶棄放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註鄭玄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疏季文子至可矣　云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者言文子有賢行舉事必三過思之也云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者孔子美之言若如文子之賢不假三思唯再思此則可也斯此也有一通云言再過二思則可也又季彪曰君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終然後允合事機舉無遺算是以曾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且聖人敬慎於教訓之體但當有重耳固無緣有減損之理也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無緣乃至三思也此蓋

矯抑之談耳非稱美之言也

子曰甯武子註馬融曰衛大夫甯俞也武謚也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註孔安國曰詳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疏 子曰至及也 此章美武子德也云邦有道則智者言武子若值邦君有道則肆己智識以贊明時也云邦無道則愚者若值國主無道則卷智藏明詳昏同愚也云其智可及也者是其中人識量當其肆智之目故為世人之可及也云其愚不可及也者時人多衒聰明故智識有及於武子者而無敢詳愚隱智如武子者故云其愚不可及也 註孔安國曰至及也 詳詐也王朗曰或曰詳愚蓋運智之所得緣有此智故能有此愚豈得云同其智而闕其愚哉荅曰智之為名止

於布德尚善動而不黙者也愚無預焉至於詳愚韜光潜綵恬然無用支流不同故其稱亦殊且智非足者之目可有雖審其顯而未盡其愚者矣孫綽曰人情莫不好名咸貴智而賤愚雖治亂異世而矜鄙不變唯深達之士為能晦智藏名以全身遠害飾智以成名者易去華以保性者難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也 注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趣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遂歸 疏 子在至之也 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者孔子周流諸國在陳最久將欲反魯故發此辭再言歸與歸與者欲歸之意深也云吾黨

云云者此是欲歸之辭也所以不直歸而必有辭者客住既久主人無薄若欲去無辭則恐主人生愧故託為此辭以申客去之有由也吾黨者謂我鄉黨中也小子者鄉黨中後生末學之人也狂者直進無避者也簡大也大謂大道也斐然文章貌也孔子言我所以欲歸者為我鄉黨中有諸末學小子狂而無避進取正經大道輒妄穿鑿斐然以成文章皆不知其所以輒自裁斷此為謬誤之甚故我當歸為裁正之也　註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　趣取也大道正經也既狂故取正典穿鑿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註孔安國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也疏子曰至用希　此美夷齊之德也念猶識錄也舊惡故憾也希少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忘懷若有人犯己已不怨錄之

所以與人怨少也

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讓不復立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註孔安國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註孔安國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人也䟽子曰至與之　云孰謂微生高直者于時世人多云微生高用性清直而孔子譏之故云孰謂微生高直也孰誰也云或乞醯焉者舉微生非直之事也醯酢酒也或有人就微生乞醯者也云乞諸其鄰而與之者諸之也時微生家自無醯而為乞者就已鄰有醯

者乞之以與或人也直人之行不應委曲令微生高用意委曲故譏其非直註四鄰　四鄰四面鄰里之家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註孔安國曰足恭便僻之貌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註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大史也匿怨而友其人註孔安國曰心内相怨而外詐親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疏子曰至恥之　云巧言令色足恭者謂巳用恭情少而為巧言令色足恭之者也繆協曰恭者從物凡人近情莫不欲人之從巳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斯皆適人之適而曲媚於物也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左丘明受春秋於仲尼者也其既良直故凡有可恥之事而仲尼皆從之為恥也巧言令色足恭是可恥之事也云匿怨而友其人者匿藏也謂心藏怨而外詐相親友者

也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亦從丘明恥也范甯曰藏怨於心詐親於形外揚子法言曰友而不心面友也亦丘明之所恥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註孔安國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註孔安國曰自無稱己之善也無施勞註孔安國曰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註孔安國曰懷安也疏顏淵至懷之　云顏淵季路侍者季路即子路也次第是季侍侍孔子卑在尊側曰侍也云子曰盍各言爾志者

盍何不也孔子話顏路曰汝二人何不各言汝心中所思乎云子路曰云云者獘敗也憾恨也子路性決言朋友有通財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一家通云而無憾者言願我既乘服朋友衣馬而不斷憾也故般仲堪曰施而不恨士之近行也若乃用人之財不覺非已推誠闇往感恩不生斯乃交友之至仲由之志與也云顏淵曰願無伐善者有善而自稱曰伐善也顏淵所願願已行善而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李充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莊云無施勞者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劒戟為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云子路曰願聞子之志者二子說志既竟而子路又云願聞孔子志也古稱師曰子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也願已為老人必見撫安朋友必見期信少者必見思懷也若老人安已已必是孝敬故也朋友信已已必是無欺故也少者懷已已必有慈惠故也欒肇曰敬長故見安善誘故可懷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註苞氏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也疏子曰至者也已止也止矣乎者歎此以下事久已無也訟猶責也言我未見人能自見其所行事有過失而內自責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疏子曰至學也　丘孔子名也孔子自稱名言十室為邑其中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也但無如丘之好學耳孫綽曰夫忠信之行中人所能存全雖聖人無以加也學而為人未足稱也好之至者必鑽仰不怠故曰有顏回者好學令也則亡令云十室之學不遠於己又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而求耳此皆陳深崇於教以盡汲引之道也一家云十室中若有忠信如丘者則其餘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言令不好學不忠信耳故衛瓘曰所

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則其忠信可使如丘也

論語雍也第六疏　雍孔子弟子也明其才堪南面而時不與也所以次前者其雖無橫罪亦是不過之流横罪爲切故公冶前明而雍也爲次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註苞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疏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謂爲諸侯也孔子言冉雍之德可使爲諸侯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註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也子曰可也簡註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

其民不亦可乎註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也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註苞氏曰伯子之簡大簡也子曰雍之言然疏仲弓問至簡乎 云仲弓問子桑伯子者仲弓即冉雍也問孔子曰有人名子桑伯子此是何人也云子曰可也簡者可猶可謂也簡謂踈大無細行也孔子答曰伯子之身所行可謂踈簡也云仲弓曰云云者孔子答曰伯子所行可謂踈簡故仲弓更諮孔子評伯子之簡不合禮也將說其簡不合於禮故此先說於合禮之簡也言人若居身有敬而寬簡以臨下民能如此者乃為合禮故云不亦可乎言其可也云居簡云云者此說伯子之簡不合禮也而伯子身無敬而以簡自居又行簡對物物皆無敬而簡如此不乃大簡乎言其簡過甚也云子曰雍之言然者雍論簡既是故孔子然許之也虞喜曰說苑曰孔

子見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繁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尼曰大簡無文繁吾欲說而文之　註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也　言書傳不見有子桑伯子也　註以其能簡故曰可也　言伯子能為簡略之行故云可也

哀公問曰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註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疏

哀公問至者也　云哀公問曰弟子孰為好學者哀公問孔子諸弟子之中誰為好學者云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者答曰弟子之中唯有顏回好學云不遷怒者此舉顏淵好學分滿所得之功也凡夫識昧有所瞋怒不當道理唯顏回學至庶幾而行藏同於孔子故識照以道怒不乖中故云不遷遷猶移也怒必是理不遷移也云不貳過者但不能照機機非己所得故於己成過凡情有過必文是為再過而回當機時不見已乃有過機後即知知則不復文飾以行之是不貳也故易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然學至庶幾其美非一今獨舉怒過二條者蓋有以也為當時哀公濫怒貳過欲因答寄箴者也云不幸短命死矣者凡應死而生曰幸應生而死曰不幸若顏子之德非應死而令死故曰不幸也命者稟天所得以生如受天教命也天何言哉設言之耳但命有短長顏生所得短者也不幸而死由於短命故曰不幸短命死

矣云今也則亡者亡無也言顏淵既已死則無復好學者也然游夏文學著於四科而不稱之便謂無者何也游夏非體之人不能庶幾尚有遷有貳非關喪予唯顏生鄰亞故曰無也云未聞好學者也者好學庶幾曠世唯一此士難重得故曰未聞也　註凡人至行也　云凡人任情喜怒違理者未得坐忘故任情不能無偏故違理也云顏淵任道怒不過分者過猶失也顏子與道同行捨不自任已故曰任道也以道照物物豈逃形應可怒者皆得其實故無失分也云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者照之故當理當理而怒之不移易也云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者即用易繫為解也未嘗復行謂不文飾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註馬融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字也六斗四升曰釜也　請益曰與

之庾註苞氏曰十六斗為庾也冉子與之粟五秉註馬融曰十六斛為秉五秉合八十斛也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註鄭玄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疏子華使至繼富　云子華使於齊者子華弟子公西赤字也姓公西名赤有容儀故為使往齊國也但不知時為魯君之使為孔子之使耳云冉子為其母請粟者冉子冉求也其母子華母也請粟就孔子請粟也時子華既出使而母在家冉有由朋友之情故為子華之母就孔子請粟也云子曰與之釜者孔子得冉求之請故命與粟一釜釜容六斗四升也云請益者冉求嫌一釜之少故更就孔子請益也云曰與之庾者冉子既請益故孔子令與之庾也庾十六斗也然初請唯得六斗四升請益而

得十六斗是益多於初如為不次政恐益足前釜以成十六斗也云冉子與之粟五秉者十六斛曰秉五秉八十斛也孔子與粟既竟故冉子又自以己粟八十斛與之也云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者孔子說我所以與少又說冉求不應與多意也肥馬馬之食穀者也輕裘裘之皮精毛軟及新綿為着者也若家貧則馬不食穀而瘦裘用麤皮毛強而故絮為著緼袍是也今子華往使於齊去時所乘馬肥其所衣裘輕軟則是家富其母不乏也云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者孔子曰吾聞舊語夫君子施但周贍人之急者耳不係繼足人為富蓄也 註六斗四升曰釜也 春秋傳昭公三年冬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加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案如玆說是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如馬注也若鍾則六斛四斗也 註包氏曰十六斗為庾也 然案包注十六斗為庾與賈氏注國語同而不合周禮周禮旊

人職云豆實三而成觳鄭云豆實四升則觳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職云庾實二觳案如陶旊二文則庾二斗四升矣而苞氏注曰十六斗為庾即是聘禮之籔也聘禮十六斗曰籔不知苞爾當別有所出耳 註馬融曰十六斛為秉五秉合八十斛也 聘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是馬注與聘禮之籔同也 註鄭玄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 非猶譏也孔子此語是譏冉求與子華母粟之太多也然舊說疑之子華之母為當定乏為當定不乏若實乏而子華肥輕則為不孝孔子不多與是為不仁若不乏而冉求與之則為不智誰為得失舊通者云三人皆得宜也子華中人豈容己乘肥馬衣輕裘而令母乏必不能然矣且夫子明言不繼富則知其家富也實富而冉求為請與多者明朋友之親有同己親既一人不在則一人宜相共恤故也令不先直以己粟與之而先請於孔子者已若直與則人嫌子華母有之故先請孔子孔子再與猶不至多明不繼

富也已故多與欲拾不繼富之責是知華毋未之也華毋不乏而已與之為於朋友之義故也不乏尚與況乏者也

原思為之宰註苞氏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為魯司冦以原憲為家邑宰也與之粟九百辭註孔安國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也子曰毋註孔安國曰祿法所當受無以讓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註鄭玄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也疏原思至黨乎　云原思為之宰者弟子原憲也孔子為魯司冦有采邑故使原思為邑宰也云與之粟九百者

九百九百斗也原憲既為邑宰邑宰宜得祿故孔子以粟九百與之也云辭者原性廉讓辭不受粟也云子曰毋者原辭不肯受故孔子止之也毋毋辭也云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者又恐原憲不肯受故又說云汝莫辭但受之若無用當還分與爾鄰里鄉黨也此是示賢人仕官潤澤州鄉之教也云鄰里鄉黨者內外互言之耳鄰里在百里之外鄉黨在百里之內也　註孔子為魯司寇　余見鄭注本云孔子初仕魯為中都宰從中都宰為司空從司空為司寇也　註孔安國曰九百九百斗也　漫云九百而孔必知九百斗者孔政當爾九百升為少九百斛為多故應是斗也宜與粟五秉亦相類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註犁雜文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以

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有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也

疏子謂至舍諸　此明不以父無德而廢子之賢也云子謂仲弓者仲弓父劣當是于時為仲弓父劣而不用仲弓故孔子明言之也范甯曰謂非必對言也云曰犂牛之子騂且角者為設譬也犂文也雜文曰犂或音狸狸雜文也或音梨犂謂耕犂也騂赤色也周家所貴也角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禮也言假令犂牛而生好子色角合禮也云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勿猶不也舍猶棄也言犂牛生好子子既色角悉正而時人或言此牛出不佳之母急欲舍棄此牛而不用特祭於鬼神則山川百神豈薄此牛母惡而棄舍其子遂不歆饗此祭乎必不舍矣譬如仲弓之賢其父雖劣若遭明王聖主豈為仲弓父劣而舍仲弓之賢不用為諸侯乎明必用也故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也案周禮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

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鄭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然今云山川者趣舉言之也若南方則用赤是有其方色也且既云山川則宗廟亦可知亦互言之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註言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也

疏子曰至已矣

云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者仁是行盛非體仁則不能不能者心必違之能不違者唯顏回耳既不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一時為天氣一變一變尚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亦欲引汲故不言多時也故苞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勵羣子之志故不絶其階耳云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者其餘謂他弟子也

為仁並不能一時或至一日或至一月故云日月至焉而已矣　註言餘至變也　既言三月不違不違故知移時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註苞氏曰果謂果敢決斷也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註孔安國曰達謂通於物理也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註孔安國曰藝謂多才能也於從政乎何有疏　季康子問至何有　云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者仲由子路也魯卿季康子問孔子曰子路可使從政為官長諸侯不也云子曰由也果者

答康子說子路才行可為政也言子路才性果敢能決斷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既解決斷則必能從政也何有言不足有也故衛瓘曰何有者有餘力也云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者又問孔子曰子貢可使從政不也云子曰賜也達者亦答才能也言賜能達於物理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既達物理故亦云何有也云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者又問孔子曰冉求何如云子曰求也藝者又答才能也言求多才能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有才能故亦云何有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註孔安國曰費季氏邑也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聞閔子騫賢故欲用也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註孔安國曰不欲為季氏宰語使者曰善

為我作辭說令不復名我也如有復我者註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名我也則吾必在汶上矣註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也疏季氏至上矣　云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者弟子閔損也費季氏采邑也時季氏邑宰叛閭閔子騫賢故遣使名之為費宰也云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者子騫賢不願與惡人為宰故謂季氏之使者曰汝還可善好為我作辭辭于季氏道我不欲為宰之意也云如有復我者者復又也子騫曰汝若不能為我作善辭而令有使又來名我者語在下也云則吾必在汶上矣者汶水名也在魯北齊南子騫時在魯謂使者云若又來名我我當北渡汶水之上往入齊也　註孔安國曰至數叛　云季氏不臣者强僭于魯故曰不臣也云而其邑宰數叛者其邑宰即公山弗擾也亦賢人也見季氏惡故叛也所以後引云公山弗擾以費叛名子欲往是也

伯牛有疾註馬融曰伯牛弟子冉耕也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註苞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曰亡之註孔安國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也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註苞氏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疏伯牛至疾也　云伯牛有疾者伯牛弟子冉耕字也魯人有疾有惡疾也云子問之者孔子往問伯牛之疾差不也云自牖執其手者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寢於北壁下東首令師來故遷出南窗下亦東首令師從户入於牀北得面南也孔子恐其惡疾不欲見人故不入户但於窗上而執其手也云曰亡之者亡喪也孔子執牛手而曰喪之言牛必死也云命矣夫者亦是

不幸之流也言如汝才德實不應死而今喪之豈非稟命之得矣夫夫助語也云斯人云云者斯此也言有此善人而嬰此惡疾疾與人反故歎之也再言之者痛惜之深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註孔安國曰簞笥也瓢瓠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註孔安國曰顔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疏子曰至回也　云賢哉回也者美顔淵之賢行故先言賢哉回也云一簞食一瓢飲者簞竹筥之屬也用貯飯瓢瓠片也瓠持盛飲也言顔淵食不重餚及無雕鏤之器唯有一簞食一瓢飲而已也云在陋巷者不願爽塏而居處之在窮陋之巷中也云人不堪其憂者凡人以此為憂而不能處故云不堪其憂也云回也不改其樂者

顏淵以此為樂久而不變故云不改其樂也云賢哉回也者美其樂道情篤故始末言賢也　註孔安國曰簞笥也　以竹為之如箱篋之屬也

孔安國曰至樂也　所樂則謂道也

冉求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註孔安國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汝自止耳非力極也疏　冉求曰至汝畫　云冉求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者者冉求諮孔子曰求之心誠非不喜悦夫子之道而欲行之只才力不足無如之何也云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者孔子抑冉求無企慕之心也言汝但學不行之矣若行之而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耳莫發初自誠不能行也云今汝畫者畫止也汝今云力不足矣是汝自欲止耳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註馬融曰君子為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也疏子謂至人儒　儒者濡也夫習學事久則濡潤身中故謂久習者為儒也但君子所習者道道是君子儒也小人所習者矜誇矜誇是小人儒也孔子語子夏曰當為君子儒不得習為小人儒也

子游為武城宰註苞氏曰武城魯下邑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哉註孔安國曰焉耳乎哉皆辭也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註苞氏曰澹臺姓滅明名也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疏子游至室也　云子

游為武城宰者子游弟子言偃字也時為武城邑宰也
云子曰汝得人焉耳乎哉者孔子問子游言汝作武城
宰而武城邑民有好德行之人為汝所得者不乎故云
汝得人焉耳乎哉故袁氏云謂得其邦之賢才不也云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者荅為宰而所得邑中之
人也澹臺滅明亦孔子弟子也言滅明每事方正故行
出皆不邪徑於小路也一云滅明德行方正不為邪徑
小路行也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者公事其家
課稅也偃子游名也偃之室謂子游所住邑之廨舍也
子游又言滅明既方正若非常公稅之事則不嘗無事
至偃住處也舉其明不託狎倚勢於朋友也　註孔安
國曰焉耳乎哉皆辭也　皆是送句之辭也　註苞氏
曰至方也　公謂非公事
不至偃室方謂不由徑

子曰孟之反不伐註孔安國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

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註馬融曰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為殿人迎為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疏子曰至進也　云孟之反不伐者魯臣也不伐謂有功不自稱也云奔而殿者此不伐之事也軍前曰啓軍後曰殿于時魯與齊戰魯軍大敗退奔而孟之側獨在軍後為殿以捍衛奔者故曰奔而殿也云將入門策其馬者門魯國門也策杖也初敗奔時在郊去國門遠孟之側在後及還將至入國門而孟之側杖馬令在奔者前也然六籍唯用馬乘車無騎馬之文唯曲禮云前有車騎是騎馬耳今云策其

馬不知爲騎馬爲乘車也云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者其既在後而國人皆迎之謂已有功已不欲獨受其功故將入門杖馬而云我非敢在後距敵政是馬行不進故在後耳所以杖馬示馬從來不進也

至功也　此不伐之源魯哀公十一年魯師及齊師戰于郊之事也見春秋傳也余見鄭注本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　馬融曰至進耳　云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者故停軍後爲捍敵也云人迎爲功之者在國人迎軍見其在後而謂爲之有功故云功之也云馬不能前進耳者前猶進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註孔安國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名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

及如宋朝之美難矣免於今世之害也疏子曰至世矣祝鮀能作佞也宋朝宋國之美人善能淫欲者也當于爾時貴佞重淫此二人竝有其事故得寵幸而免患難故孔子曰言人若不有祝鮀佞反宜有宋朝美若二者並無則難免今世之患難也故范甯曰祝鮀以佞諂被寵於靈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無道之世並以取容孔子惡時民濁亂唯佞色是尚忠正之人不容其身故發難乎之歎將以激亂俗亦欲發明君子全身遠害也註孔安國曰至害也　云時世貴之者貴其能佞也云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者于時在衞通靈公夫人南子也云及如宋朝之美者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也通者云佞與淫異故云反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者何莫由斯道也註孔安國曰言

人之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由人出入要當從户也疏子曰至道也　道先王之道也人生得在世皆由於先王道理而通而世人多違理背道故孔子為譬以示解時惑也言人之在室出入由户而通亦如在世由道理而生而人皆知出室由户而未知在世由道故云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莫無也斯此也故范甯云人咸知由户而行莫知由學而成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註苞氏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文勝質則史註苞氏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註苞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疏子曰至君子云質勝文則野者謂凡行禮及言語之儀也質實也勝多也文華也言若實多而文飾少則如野人野人鄙略大樸也云

文勝質則史者史記書史也史書多虛華無實妄語欺詐言人若為事多飾少實則如書史也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彬彬文質相半也若文與質等半則為會時之君子也

子曰人生也直註馬融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罔之生也幸而免註苞氏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

疏子曰至而免

云人生也直者言人得全生居世者必由直行故也故李充曰人生之道唯其身直乎云罔之生也幸而免者罔謂為邪曲誣罔者也應死而生曰幸生即由直若有誣罔之人亦得生世者是獲幸而免死耳故李充曰失平生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善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

註馬融曰至道也

自終謂用道

故不横夭殤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註苞氏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樂之者深也疏子曰至樂之者 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者謂學者深淺也知之謂知學問有益者也好之謂欲好學之以為好者也夫知有益而學之則不如欲學之以為好者也故李充曰雖知學之為益或有計而後知學利在其中故不如好之者篤也云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者樂謂歡樂之也好有盈厭故不如性歡而樂之如顏淵樂在其中也故李充曰好有盛衰不如樂之者深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註王肅曰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

疏子曰至上也　此謂為教化法也師說云就人之品識大判有三謂上中下也細而分之則有九也有上上上中上下也又有中上中中中下也又有下上下中下下也凡有九品上上則是聖人聖人不須教也下下則是愚人愚人不移亦不須教也而可教者謂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七品之人也今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即以上道語於上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雖不可語上猶可語之以中及語之以下何者夫教之為法恒導引分前也聖人無須於教故以聖人之道可以教顏以顏之道可以教閔斯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又以閔道可以教中品之上此則中人亦可語上也又以中品之上道教中品之中又以中品之中道教中品之下斯即中人亦有可以語之以中也又以中品之下道教下品之上斯即中人以下可以語中人

以下品之上道教下品之中斯即中人以下可以語下也此云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大略言之耳既有九品則第五為正中人也以下即六七八也以上即四三二也

註王肅曰至可也　云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者謂聖人之道可教顏閔者也云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者若分九品則第五以上可以語上第五以下不可語上今但應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以下不可語上而復云中人以下是再舉中人也所以爾者明中人之大分有可上可下也若中人之上可以語上中人之下不可語上故再言中人也又一云中人若遇善師則可上若遇惡人則可下故再舉中人明可上可下也

樊遲問智子曰務民之義註王肅曰務所以化導民之義也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註苞氏曰敬鬼神而不

瀆也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註孔安國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為仁也疏樊遲問至仁矣云樊遲問智者問孔子為智之道也云子曰務民之義者荅曰若欲為智當務在化導民之義也云敬鬼神而遠之者鬼神不可慢故曰敬鬼神也可敬不可近故宜遠之也云可謂智矣者如上二事則可為智也云問仁者樊遲又問為仁也云子曰云云者獲得也言臣必先歷為難事而後乃可得祿受報則是仁也若不先勞事而食則為不仁故范甯曰艱難之事則為物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則為仁矣 註苞氏曰敬鬼神而不瀆也 瀆猶數近也

子曰智者樂水註苞氏曰智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如

水流而不知已也仁者樂山註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智者動註苞氏曰自進故動也仁者靜註孔安國曰無欲故靜也智者樂註鄭玄曰智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也仁者壽註苞氏曰性靜故壽考也

疏子曰至者壽　陸特進曰此章極辨智仁之分凡分為三段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為第一明智仁之性又智者動仁者靜為第二明智仁之用先既有性性必有用也又智者樂仁者壽為第三明智仁之功已有用用宜有功也云智者樂水者今第一明智仁之性此明智性也智者識用之義也樂者貪樂之稱也水者流動不息之物也智者樂運其智化物如流水之不息故樂水也云仁者樂山者此即明仁者之性仁者惻隱之義

山者不動之物也仁人之性願四方安靜如山之不動故云樂山也云智者動者此第二明用也智者何故如水耶政自欲動進其識故云智者動也云仁者靜者仁者何故如山耶其心寧靜故也云智者樂者第三明功也樂懽也智者得運其識故得從心而暢故懽樂也云仁者壽者性靜如山之安固故壽考也然則仁既壽不樂而智樂不必壽緣所役用多故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註苞氏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疏子曰至於道 太公封於營丘之地為齊國周公封於曲阜之地為魯國周公大聖太公

大賢賢聖既有優劣雖同致太平而其化不得不微異故末代二國齊有景公之昏闇魯有定公之寡德然其國猶有望旦之遺風故禮記云孔子曰吾捨魯何適耶明魯猶勝餘國也今孔子歎其君之並惡故有此言也言若齊有明君一變便得如魯太平之日魯有明君一變便如大道之時也此是引汲之教耳實理則不然矣若明君與之政當得各如其初何容得還淳反本耶

子曰觚不觚 註馬融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也觚哉觚哉 註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 疏子曰至觚哉 云觚不觚者觚禮酒器也禮云觚酌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則明有觚之用也當于爾時用觚酌酒而沈湎無度故孔子曰觚不觚也故王肅曰當時沈湎于酒故曰觚不

觚猶言君臣不君臣耳云觚哉觚哉者言用觚之失道也故重曰觚哉觚哉　註觚哉至成也　云觚哉觚哉言非觚也者何此注亦得同王蔡之釋也云以喻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者如何此注則與王蔡小異也何意言用觚不得其道則非復觚德譬如人所為不得其道者則事亦不成也若欲知氣味何說則特前觚不觚如王蔡之釋後云觚哉觚哉自因前以寄後喻事不乖王蔡而有兼得之美也故褚仲都曰作觚而不用觚法觚終不成猶為政而不用政法豈成哉疾世為政不用政法故再言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焉其從之與　註孔安國曰宰我以為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

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註苞氏曰
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救之也可欺
也不可罔也註馬融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
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疏宰我問至罔也　云宰我問云云者宰我欲極觀仁者之
懷故假斯以問也言有人告於仁者云彼處有仁者墮
井而仁者常救人於急難當自投入井救取之不耶云
子曰何為其然也者孔子距之故云何為其然也言仁
者雖復救濟若審有人墮井當為方計出之豈容自投
從之云云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者逝往也陷沒也言聞
有人墮井乃可往看之耳不遂投井取之也云可欺也
不可罔也者欺者謂遥相語也罔者謂面相誣也初彼
來見告云井中有仁人我往視之是可欺也既至井實

無人不可變通而自投入井是不可罔也或問曰仁人救物一切無偏何不但云井中有人而必云有仁者邪若唯救仁者則非仁人墮井則仁人所不救乎答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雖惻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又李充曰欲極言仁設云救井為仁便當從不耶故夫子答云何為其然也言何至如此是君子之人若於道理宜爾身猶可亡故云可逝逝往也若理有不可不肯陷於不知故云不可誣罔令投下也君子不逆詐故可以闇昧欺大德居正故不可以非道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註鄭玄曰弗畔不違道也疏子曰至矣夫 博廣也約束也畔違也背也言君子廣學六籍之文又用禮自約束能如此者亦可得不違背於道理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註孔安國曰等以為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矢誓也子路不悅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咒誓義可疑也疏子見至厭之云子見南子者南子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孔子入衛欲與之相見也所以欲相見者靈公唯婦言是用孔子欲因南子說靈公使行正道也故繆播曰應物而不擇者道也兼濟而不辭者聖也靈公無道蒸庶困窮鍾救於夫子物因不可以不救理鍾不可以不應應救之道必明有路路由南子故尼父見之涅而不緇則處汚不辱無可無不可故兼

濟而不辭以道覩之未有可猜也云子路不説者子路于時隨夫子在衛見夫子與淫亂婦人相見故不悦也繆播曰賢者守節怪之宜也或以亦發孔子之答以曉衆也王弼曰案本傳孔子不得已而見南子猶文王拘羑里蓋天命之窮會也子路以君子宜防患辱是以不悦也云夫子云云者矢誓也子我也否不也厭塞也子路既不悦而孔子與之咒誓也言我見南子若有不善之事則天當厭塞我道也繆播曰否不也言體聖而不為聖者之事天其厭塞此道耶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重言之者所以誓其言也蔡謨曰矢陳也尚書敘曰臯陶矢厥謨也春秋經曰公矢魚于棠皆是也夫子為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男女之别國之大節聖明義教正内外者也而乃廢常違禮見淫亂之婦人者必以權道有由而然子路不悦固其宜也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厭亦否也明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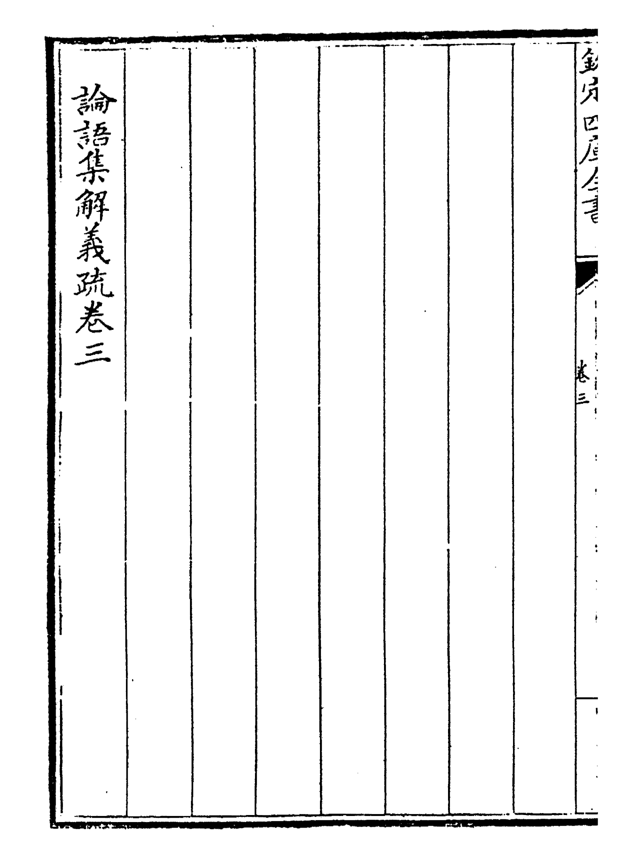
與天地同其否泰耳豈區區自明於子路而已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註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疏子曰至久矣　中中和也庸常也鮮少也言中和可常行之德是先王之道其理甚至善而民少有行此者也已久言可歎之深也

子貢曰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註孔安國曰若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夫仁

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註孔安國曰更為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已皆恕已所不欲而勿施人也疏子貢曰至也已　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問言若有人所能廣施恩惠於民又能救濟衆民之患難能如此者何如可得謂為仁人否乎云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者孔子荅曰若能如此者何事是仁乎乃是聖人之行也云堯舜其猶病諸者堯舜古聖天子也病猶患也諸之也又言前所能之事乃是聖人之行而聖人猶病患其事之難行也云夫仁者云云者既云前事不啻是仁為聖所難故此更荅為仁之道也言已若欲自立自達則必先立達他人則是有仁之者也云能近云云者能近取譬諸身遠取諸物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如此者可謂為仁

之方也方猶道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三

論語集解義疏卷四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論語述而第七疏 述而者明孔子行教但祖述堯舜自比老彭而不制作也所以次前者時旣夷險聖賢地閉非唯二賢之不遇而聖亦失常故以聖不遇證賢不遇非賢之失所以述而次雍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註苞氏曰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疏子曰至老

彭　此孔子自說也　云述而不作者述者傳於舊章也
作者新制作禮樂也孔子自言我但傳述舊章而不新
制禮樂也夫得制禮樂者必須德位兼並德為聖人尊
為天子者也所以然者制作禮樂必使天下行之若有
德無位既非天下之主而天下不畏則禮樂不行若有
位無德雖為天下之主而天下不服則禮樂不行故必
須並兼者也孔子是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也云信而
好古者又言已常存於忠信而復好古先王之道故曰
信而好古也所以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
也云竊比於我老彭者竊猶盜也老彭彭祖也年八百
歲故曰老彭也老彭亦有德無位但述而不作信而
好古孔子欲自比之而謙不敢灼然故曰竊比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註鄭
玄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疏　子曰至我哉　云默而識之者

見事心識而口不言謂之默識者也云學而不厭者又學先王之道而不厭止也云誨人不倦者誨教也又教一切之人而不疲倦也云何有於我哉者言人無此諸行故天下貴於我耳若世人皆有此三行則何復貴有於我哉故李充曰言人若有此三行復何有貴於我乎斯勸學敦誨誘之辭也　註鄭玄曰至之也　云人無有是行者言天下人皆無此三行也云於我我獨有之也者釋於我哉也言由我獨有之故天下貴有於我也

子曰德之不脩也學之不講也聞義不能徙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憂也註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疏　子曰至憂也　云德之不脩者得理之事宜脩治在身也而世人不脩也云學之不講者所學經業恒宜講說使決了也而世人不講也云聞義不能徙者聞有仁義之事從意從也而世人不從也　云不善不能

改者身本有不善當自改正令善也而世人不改也云是吾憂也者吾孔子自謂也言孔子恒憂世人不為上四事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註馬融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也疏子之至如也　明孔子居處有禮也燕居者退朝而居也申申者心和也夭夭者貌舒也玉藻云燕居告溫溫注告謂教使也詩云溫溫恭人鄉黨云居不容故當燕居時所以心和而貌舒也故孫綽曰燕居無事故云心內夷和外舒暢者也　註馬融曰至貌也　申申心申暢故和也貌舒緩故夭夭也詩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即美舒義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也註孔安國

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也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疏子曰至公也　夫聖人行教既須得德位兼並若不為人主則必為佐相聖而君相者周公是也雖不九五而得制禮作樂道化流行孔子乃不敢期於天位亦猶願放乎周公故年少之日恒存慕發夢及至年齒衰朽非唯道教不行抑亦不復夢見所以知已德衰而發衰久矣即歎不夢之徵也然聖人懸照本無偍夢想而云夢者同物而示衰故也故李充曰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哀道教之不行故寄慨於不夢發歎於鳳鳥也　註孔安國曰至道也　即謂攝行天子事而復制禮作樂也

子曰志於道註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於德註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也依於仁註依倚也仁者

功施於人故可倚之也游於藝註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也 疏 子曰至於藝　此章明人生處世須道藝自輔不得徒然而已也云志於道者志者在心向慕之謂也道者通而不壅者也道既是通通無形相故人當恒存志之在心造次不可暫捨離者也云據於德者據者執杖之辭也德謂行事得理者也行事有形有形故可據杖也云依於仁者依者倚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仁劣於德倚減於據故隨事而配之云游於藝者游者履歷之辭也藝六藝謂禮樂書數射御也其輕於仁故云不足依據而宜遍游歷以知之也　註道不可體　不可體謂無形體也　註德有成形　前事有涯故云有形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註孔安國曰言人

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疏子曰至誨焉此明孔子教化有感必應者也束脩十束脯也古者相見必執物為贄贄至也表已來至也上則人君用玉中則卿羔大夫鴈士雉下則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其中或束脩壺酒一犬悉不得無也束脩最是贄之至輕者也孔子言人若能自施贄行束脩以上來見謁者則我未嘗不教誨之故江熙云見其翹然向善思益也古以贄見脩脯也孔注雖不云脩是脯而意亦不得離脯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吾不復也註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為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

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疏曰子至復也　又明孔子教人法也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者憤謂學者之心思義未得而憤憤然也啓開也悱謂學者之口欲有所諮而未能宣悱悱然也發發明也言孔子之教待人心憤憤乃後為開導之若不憤則不為開也又待其口悱悱而後乃為發明之若不悱則不為發明也所以然者人若不悱憤而先為啓發則受者識録不堅故須悱憤乃為發啓則聽受分明憶之深也云舉一云云者隅角也然有四角屋有四角皆曰隅也孔子為教雖待悱憤而為開發開發已竟而此人不識事類亦不復教之也譬如屋有四角已示之一角餘三角從類可知若此人不能以類反識三角則不復教示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

註喪者哀慼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也疏子食至不歌

云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者謂孔子助葬時也爲應執事故必食也必有哀色故不飽也故禮云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云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者謂孔子弔喪之日也弔喪必哭哭歌不可同日故是於弔哭之日不歌也故范甯曰是日即弔赴之日也禮歌哭不同日也故哭則不歌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註

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耳子

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註孔安國曰大國三軍子路見

孔子獨美顏淵以爲已有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

唯與已倶故發此問也子曰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註孔安國曰暴虎徒搏也憑河徒涉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疏子謂至成者也　云子謂云云者此明顏孔於事等於行藏也用者謂時世宜可行之事也藏者謂時世不宜行之事爾汝也自降聖以下而賢人能得故可行用則顏孔所同故云用行捨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孫綽曰聖人德合於天地用契於四時不自昬於盛明不獨曜於幽夜顏齊其度故動止無違所以影附日月絕塵於游場也一云與許也唯我許汝如此也故江熙曰聖人作則賢人佐天地閉則聖人隱用則行捨則藏也唯我許爾有是分者非聖無以盡賢也云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者子路聞孔子論行藏而獨美顏淵然若行三軍必當與已已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云子曰云云者

孔子聞子路之行勇故抑之也空手搏虎為暴虎無舟渡河為憑河言格虎須杖渡河須舟然後身命可全若無杖而搏虎無舟而渡河必致傷溺若為此勇則我行三軍所不與也以斥子路之勇必不得其死然也繆播曰聖教軌物各應其求隨長短以抑引隨志分以誘導使歸於會通合乎道中以故剛勇者屈以優柔儉弱者厲以求及由之性也以勇為累常恐有失其分覓功銜世故因題目於回舉三軍以倒問將以仰叩道訓陶染情性故夫子應以篤誨以示厥中也云必也云云者孔子既抑子路而又云我所以與者政欲須臨事而懼又好為謀事而必成者也沈居士曰若子路不平與顏淵而尚其勇鄙昧也已甚孔子以之比暴虎憑河陷之於愚賓為太深余以為子路聞孔子許顏之遠悅而慕之自恨已才之近唯強而已故問子行三軍則誰與言必與許已也言許已以麤近也故夫子因慰而廣之言若在三軍如暴虎憑河則可賤而不取謂世之麤勇也若

懼而能謀抑亦仁賢之次流謂子路也如此三軍則不獨麤近也 註孔安國曰至問也 云大國三軍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也 云至於夫子為三軍將者將猶帥也孔子得為三軍帥時也 註孔安國曰至涉也 徒空也謂空手搏也爾雅云暴虎徒搏也郭注云空手執也又云憑河徒涉也郭云無舟檝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註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矣如不可求者從吾所好註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也疏 子曰至所好 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意云 夫富貴貧

賤脊稟天之命不可苟且求若可求而得者雖假令執鞭賤職而吾亦為之則不辭矣繆協稱袁氏曰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禄位於朝也云如不可求者從吾所好者既不可求則當隨我性所好我性所好者古人之道也

註鄭玄曰至之矣　云富貴不可求而得者言不可以非理求也云當修德以得之者若值明世修德必得也若逢亂世雖修德不得而是得之道也猶如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云若於云云者道猶世道也若於世道可求則吾不辭賤職也周禮有條狼氏職掌執鞭以趨避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鄭言趨而避行人若今卒避車之為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註孔安國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能慎之也　疏子之所慎齊戰疾　記孔子所慎之行也齊者先祭之名也將欲祭祀則

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齊之言齊也人心有欲散漫不齊故將接神先宜寧靜變食遷坐以自齊潔也時人漫神故於齊不慎而孔子慎之也戰者兩刃相交性命俄頃身體髮膚彌宜全重時多暴虎不避毀傷唯孔子慎之故後則云子畏於匡又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即戎又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並是慎戰也疾者宜將養制節飲食以時人不慎而孔子慎之也故云子之所慎齊戰疾也

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註周生烈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註王肅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此齊也

疏子在至斯也　云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者韶者舜樂名也　盡善盡美者也　孔子至齊聞齊君奏

於韶樂之盛而心為痛傷故口忘肉味至於一時乃止也三月一時也何以然也齊是無道之君而濫奏聖王之樂器存人乖所以可傷慨也故郭象曰傷器存而道廢得有聲而無時江熙曰和璧與瓦礫齊貫卞子所以惆悵虞韶與鄭衛比響仲尼所以永歎彌時忘味何遠情之深也范甯曰夫韶乃大虞盡善之樂齊諸侯也何得有之乎曰陳舜之後也樂在陳陳敬仲竊以奔齊故得僭之也云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者此孔子說所以忘味之由也圖猶謀慮也為猶作奏也樂韶樂也斯此也此指齊也孔子言實不意慮奏作聖王之韶樂而來至此齊侯之國也或問曰樂隨人君而變若人君心善則樂善心淫則樂淫今齊君無道而韶音那獨不變而猶盛耶且若其音猶盛則齊民宜從樂化而齊民猶惡不隨樂化何也侃答曰夫樂隨人君而變者唯在時王之樂耳何者如周王適奏六代之樂當周公成康之日則六代之聲悉善亦悉以化民若幽厲傷周天下大壞

則唯周樂自隨時君而變壞其民亦隨時君而惡所餘殷夏以上五聖之樂則不隨時變故韶樂在齊而音猶盛美者也何以然哉是聖王之樂故不隨惡君變也而武亦善而獨變者以其君是周之子孫子孫既變故先祖之樂亦與之而變也又既五代音存而不能化民者既不隨惡王而變寧為惡王所御乎既不為所御故雖存而不化民也又一通云當其末代其君雖惡而其先代之樂聲亦不變也而其君所奏淫樂不復奏正樂故不復化民也 註忽於肉味 忽猶忘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註鄭玄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大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子

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註孔安國曰伯夷叔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乎以讓為仁豈怨乎出曰夫子不為也註鄭玄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也疏冉有曰至為也

云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者為猶助也衛君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靈公以魯哀公二年夏四月薨而立蒯聵之子輒為衛君孔子時在衛為輒所賓接後蒯聵還奪輒國父子相圍時人多疑孔子應助輒拒父故冉有傳物之疑以問子貢也故江熙曰夫子在衛受輒賓主悠悠者或疑為之故問也云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者子貢荅冉有也欲先應諾言吾將入問於孔子助輒不也云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此子貢入問孔子之辭也所以不問助輒不而問夷齊者不欲斥言衛君事故以微理求之也伯夷叔齊兄弟讓國而輒父子爭位其事已反故問夷齊何人若孔子荅以夷齊為非則知助輒荅以夷齊為是則知不助輒也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荅子貢也言夷齊是古賢人也云曰怨乎者怨恨也子貢又問夷齊有怨恨不乎所以問有恨不者夷齊兄弟讓國隱首陽山遂餓死首陽山下賢人相讓而致餓死死應不恨也云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者孔子荅曰不怨也言兄弟相讓本求仁義而萬代美其相讓之德是求仁得仁也求之而得雖死有何怨是君子殺身成仁不安生害仁云出曰夫子不為也者子貢既聞孔子以夷齊之讓為賢且為仁故知輒父子爭國為惡也所以荅冉有云夫子不為衛君也　註鄭玄曰至否乎　云公薨而立孫輒者公死後乃立輒也云後晉趙

鞅納蒯聵于戚者後謂輒立為君後也蒯聵奔在戚輒立定後其年六月晉臣趙鞅於戚以納蒯聵遂入衛奪輒位也云衛石曼姑帥師圍之者至哀公三年衛輒之臣石曼姑帥師圍蒯聵于戚也云故問其意助輒否乎者其其孔子也冉有問子貢曰孔子意助輒不也哀公二年孔子在衛至十一年反魯至十五年冬蒯聵乃勝輒出奔魯子路死難使來魯報孔子也至十六年正月蒯聵從戚入衛為君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註孔安國曰疏食菜食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註鄭玄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已之有也疏子曰至浮雲　云飯疏食飲水者此明孔子食無求飽也飯猶食也

疏食菜食也言孔子食於菜食而飲水無重肴方丈也云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者此明孔子居無求安也肘前曰臂肘後曰肱通亦曰臂言孔子眠曲臂而枕之不錦衾角枕也孔子麤食薄寢而歡樂怡暢自在麤薄之中也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者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義而富貴於我如天之浮雲也所以然者言浮雲自在天與我何相關如不義之富貴與我亦不相關也又浮雲儵聚歘散不可為常如不義富貴聚散俄頃如浮雲也 註鄭玄曰至有也 如前釋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註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也疏子曰至過矣 此孔子重易故欲令學者加功於此書也

當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也所以必五十而學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數五十是窮理盡命之書故五十而學易也既學得其理則極照精微故身無過失也云無大過者小事易見大事難明故學照大理則得一不復大過則小者故不失之王弼曰易以幾神為教顏淵庶幾有過而改然則窮神研幾可以無過明易道深妙戒過明訓微言精粹熟習然後存義也王朗又為一通云鄙意以為易蓋先聖之精義後聖無閒然者也是以孔子即而因之少而誦習恒以為務稱五十而學者明重易之至欲令學者專精於此書雖老不可以廢倦也　註易窮至過也　云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易明乾元亨利貞窮測陰陽之理遍盡萬物之性故云窮理盡性也又識窮通故云以至於命也　云年五十而知天命者人年五十應大演之數與易數同故知天命也　云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者其數會同也　云故可以無大過者

者照幾窮理故無失也

子所雅言註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註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疏子所至言也 云子所雅言者子孔子也雅正也謂孔子平生讀書皆正言之不為私所避諱也 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者此是所不諱之書也詩及書禮皆正言之也六籍皆正言獨云詩書禮者舉一隅餘三隅可反也故顧歡曰夫引網尋綱振裘提領正言此三則靡典不統矣 註鄭玄曰至執也 云讀先云云者若讀書避諱則疑誤後生故禮云教學臨文不諱詩書不諱是也云禮不誦故言執也者釋不直云詩書禮而禮上長云執之義也背文而讀曰誦詩是詠歌書是

謨誥故並須誦之而禮但執文依事而行不須背文誦之故曰執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註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也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云爾疏葉公問至云爾　云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者葉公楚臣也食采於葉楚僭稱王故臣稱公自此諸侯也問子路以論孔子之事也但不知所問何事也云子路不對者所問之事當乖孔子之德故子路不對之也故江熙曰葉公見夫子數應聘而不遇尚以其問近叚不答也李充曰凡觀諸問聖師於弟子者諸道也則稱而近之誣德也必揚而抑之未有黙然而不答者也疑葉公問之必將欲致之為政子路

知夫子之不可屈故未許其說耳云子曰云云者孔子問子路不對故以此言語子路也奚何也其其孔子也謂孔子慨世道之不行故發憤而忘於飡食也又飲水曲肱樂在其中忘於貧賤之憂也又年雖耆朽而信天任命不知老之將至也言葉公問汝汝何不曰我有如此之德云爾以示之也然此諸語當是斥於葉公也李充曰夫子乃抗論儒業大明其志使如此之徒絕望於覬覦不亦弘而廣乎江熙曰葉公唯知執政之貴不識天下復有勝遠故欲令子路抗明素業無嫌於時得以清波濯彼穢心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註鄭玄曰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疏子曰至者也　云我非生而知之者者知之謂知事理也孔子謙以同物故曰我有所知非生而自然知之者也王藻云此蓋自同常教以身率物者也云好古敏

而以求之者也者我既不生知而今有所知者政由我所好古人之道疾速以求知之也敏疾速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註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弒君子弒父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於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疏子不語怪力亂神怪怪異也謂妖孽之事也力謂多力也若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子弒害君父之事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此四事言之無益於教訓故孔子語不及之也或問曰易文言孔子所作云臣弒君子弒父並亂事而云孔子不語之何也答曰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此云不語謂不誦荅耳非云不言也或通云怪力是一事亂神是一事都不言此二事也故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興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

也　註王肅曰至言也　云怪怪異也者舊云如山啼鬼哭之類也云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者奡多力能陸地推舟也盪推也烏獲古時健兒也三十斤曰鈞烏獲能舉三萬斤重也云亂謂臣弒君子弒父者悪逆爲亂甚者也云神謂鬼神之事者子路問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不言也云或無益於教化者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云或所不忍言者解不言亂事也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註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也疏　子曰至改之　此明人生處世則宜更相進益雖三人同行必推勝而引劣故必有師也有勝者則諮受自益故云擇善而從之也有劣者則以善引之故云其不善者而改之然善與

不善即就一人上為語也人不圓足故取善改惡亦更相師改之義也故王朗曰于時道消俗薄鮮能崇賢尚勝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之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内何求而不應哉縱能尚賢而或滯於一方者又未盡善也故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或問曰何不二人必云三人也答曰二人則彼此自好各言我是若有三人則恒一人見二人之有是非明也 註言我至師也 云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者就注意亦是敵者也既俱非圓德則遞有優劣也 云擇善云云者我師彼之長而改彼之短彼亦師我之長而改我之短既更相師法故云無常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註苞氏曰桓魋宋司馬黎也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天地吉

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疏子曰至予何○予我也桓魋宋司馬也凶愚之心
恒欲害孔子孔子故明言語之使其凶心止也言天生
聖德於我我與天同體桓魋雖無道安能違天而害我
乎故云如予何也夫凶人亦宜不屢謝而有時須以道
折之故江熙曰小人為惡以理喻之則愈凶強晏然待
之則更自處亦猶匡人
聞文王之德而兵解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子乎吾無隱乎爾註苞氏曰二
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
為有所隱匿故解之也吾無所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
丘也註苞氏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

疏子曰至丘也　云二三子以我爲隱子乎者二三子諸弟子也孔子聖道深遠諸弟子學所不及而有怨者恒言孔子於已有所隱惜故孔子今呼而問之曰汝等言我有所隱於汝乎云吾無隱乎爾者爾汝也先呼問之此更語之云吾無所隱於汝也云吾無云云者行猶爲也丘孔子名也孔子已向云無隱故此更自稱名而説無隱之事使之信也言凡我所爲之事無不與汝共之者是丘之心如此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註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疏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孔子爲教恒用此四事爲首故云子以四教也李充曰其典籍辭義謂之文孝悌恭睦謂之行爲人臣則忠與朋友交則信此四者教之所先也故以文發其蒙行以積其德忠以立其節信以全其終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註疾

世無明君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註孔安國曰難可名之為有常也疏子曰至恒矣　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歎世無賢聖也言吾已不能見世有聖人若得見有君子之行則亦可矣言世亦無此也然君子之稱上通聖人下至片善今此上云不見聖下云得見君子則知此之君子賢人以下也故王弼曰此為聖人與君子異也然德足君物皆稱君子亦有德者之通稱也云子曰云云者善人之稱亦上通聖人下通一分而此所言指賢人以下也言世道流喪吾復不得善人也云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者有恒謂雖不能作善而守常不為惡者也言爾時非唯無作片善者亦無直置不為惡者故亦不得見也云亡而云云者此目不恒之人也亡無也當時澆亂

人皆誇張指無為有說虛作盈家貧約而外詐奢泰皆與恒反故云難乎有恒矣故江熙曰言世人負情反實逐波流遷若影無持係索此有恒難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註孔安國曰釣者一竿釣也綱者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疏子釣至射宿　云子釣而不綱者周孔之教不得無殺是欲因殺止殺故同物有殺也釣者一竿屬一鉤而取魚也綱者作大綱橫遮於廣水而羅列多鉤著之以取魚也孔子用一竿而釣則一一得魚是所少也若綱橫流而取則得者多則孔子所不為也故云子釣而不綱也云弋不射宿者弋繳射也此人皆多繳射取鳥也宿者夜栖宿之鳥也孔子亦繳射唯白日用事而不及夜射栖宿之鳥也所以然者

宿鳥夜聚有羣易得多故不射之也又恐驚動夜宿仁心所不忍也故孫綽曰殺理不可頓去故禁綱而存釣也繆協曰將令物生有路人殺有節所以易其生而難其殺也　註孔安國曰宿宿鳥也　云綱者云云者繳繩也以小繩係釣而羅列屬著大綱也　云弋繳射也者解繳射者多家一云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謂為繳射也一云取一杖長一二尺許以長繩係此杖而橫颺以取鳥謂為繳射也鄭玄注周禮司弓矢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詩云弋鳧與鴈司弓矢又云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注云籠竹箙也矰矢不在箙者為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也侃案鄭意則繳射是細繩係箭而射也云宿宿鳥者或云不取老宿之鳥也宿鳥能生伏故不取也此通不及夜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註苞氏曰時人多

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註孔安國曰如此次於生知之者也疏子曰至次也　云蓋有云云者不知而作謂妄作穿鑿為異端也時蓋多有為此者故孔子曰我無是不知而作之事也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者因戒妄作之人也言豈得妄為穿鑿也人居世間若有耳多所聞則擇善者從之者也云多見而識之者若因多所見則識錄也多見不云擇善者與工互文亦從可知也云知之次也者若多聞擇善多見錄善此雖非生知亦是生知之者次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註鄭玄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

孔子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註孔安國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何一甚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註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疏互鄉至往也　云互鄉難與言者互鄉鄉名也此一鄉之人皆專愚不可與之共言語也　云童子見者童子十九以下未冠者也見來見孔子也此互鄉有一少兒來見孔子也琳公曰此八字通為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惡也　云門人惑者門人孔子弟子也惑猶嫌怪也言彼一鄉皆惡況復少兒乎孔子忽然見之故弟子皆嫌惑之也　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為門人釋惑也言凡教

化之道唯進是與唯退是抑故無來而不納豈不本其所本耶故云與其進不與其退也云唯何甚者言教化與進而汝等怪之此亦一何太甚也唯語助也云人潔己以進者更釋教誨所以與進之義也言人有來進師門者非潔則不進進則必是潔已者也云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者往謂已過之行言其既潔已而猶進之是與其潔也而誰保其往日之所行耶何須惡之也顧歡曰往謂前日之行也夫人之為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行非我所保也　註孔安國曰至甚也　言汝等為惡其鄉而憎其善童所以是惡惡之甚也　註鄭玄曰至行也　虛謂清其心也然鄭注云去後之行亦謂令日之前是已去之後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註苞氏曰仁道不遠

行之則是至也疏子曰至至矣　世人不肯行仁故孔子引之也問言仁道遠乎也言其不遠也但行之由我我行即是此非出自遠也故云我欲仁而斯仁至也斯此也江熙曰復禮一日天下歸仁是仁至近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註孔安國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昭公魯昭公也孔子對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也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註孔安國曰巫馬期弟子也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也禮同姓

不婚而君娶吳女當稱吳姬諱曰孟子也巫馬期以告

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註孔安國曰以司敗之

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智深道弘故受以為過也疏

陳司敗問至知之　云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者昭公

魯君也陳司敗見孔子而問魯君知禮以不也云孔子

對曰知禮者答司敗曰昭公稱知禮也云孔子對者答

司敗竟而退去　云揖巫馬期而進也者揖者古人欲相

見前進皆先揖之也巫馬期孔子弟子也司敗知昭公

無禮故問孔子答曰知禮而司敗心所不許故孔子退

而後揖孔子弟子進之欲與語也云曰吾云云者相助

匿非曰黨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云知禮所以是黨也故

司敗語巫馬期曰吾從來聞君子之人義與比無所私

相阿黨孔子既是君子而今匿君之惡故曰君子亦黨

乎云君娶於吳者司敗此舉昭公不知禮事也昭公是周公後吳是大伯後大伯是周公伯祖昭公與吳同是姬姓周禮百世婚姻不通而昭公娶其吳之女故云君娶於吳也云為同姓謂之吳孟子者禮稱婦人皆稱國及姓猶如齊姜秦嬴之屬也魯之娶吳當謂為吳姬而昭公為吳是同姓故諱不得言吳姬而謂吳孟子也云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孰誰也君娶同姓君是知禮則誰為惡事者而謂為不知禮乎云巫馬期以告者巫馬期得司敗之語還則具述之以告孔子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得巫馬期之告而自稱名云是已幸受以為過者也故云苟有過人必知之也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而我荅司敗云知禮者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為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為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為幸也繆協曰諱則非諱斯誠然矣若受以為過則所以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向司敗之問則詭言以為

諱令巫馬師徒將明其義故向之言爲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爲黨矣今若不受爲過則何禮之有乎　註孔安國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　陳有司敗之官也　註孔安國曰至過也　云諱國惡禮也者諱國之惡是禮之所許也云聖人云云者涅而不緇故受之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註樂其善故使重歌而後自和之也疏子與至和也　此明孔子重於正音也反猶重也孔子與人共歌若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則孔子欲重聞其音曲故必使重歌也重歌既竟欣之無已故孔子又自歌以答和之也衛瓘曰禮無不答歌以和相答也其善乃當和音不相反故令更爲歌然後和也案衛之後句不及也　註樂其至之也

如前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註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註孔安國曰躬為君子行已未能得之也

疏子曰至得也　云文莫吾猶人也者孔子謙也文文章也莫無也無猶不也孔子言我之文章不勝於人故曰吾猶人也　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者又謙也躬身也言我文既不勝人故身自行君子之行者則吾亦未得也　註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　何云俗云文不當是于時呼文不勝人為文不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註孔安國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

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註馬融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况仁聖乎疏子曰至學也　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者亦謙也言聖及仁則吾不敢自許有故云豈敢也不敢自名已有此二事也云抑為云云者孔子雖不受仁聖之目而以此二事自許也抑語助也為猶學也為之不厭謂雖不敢云自有仁聖而學仁聖之道不厭也學而不厭又教誨不倦乃可自謂如此耳云公西華云云者公西華聞孔子自云學仁聖不厭又教人不倦故已自稱弟子以往諮也言正如夫子所自許之事則弟子亦不能學為此事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註苞氏曰禱禱請於鬼神也子曰有諸註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子路對曰

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註孔安國曰子路失旨也誄禱篇名也子曰丘之禱之久矣註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禱之久矣疏子疾至久矣○云子疾病子路請禱者疾甚曰病孔子疾甚也禱謂祈禱鬼神以求福也孔子疾甚故子路請於孔子欲為孔子祈求福也云子曰有諸者諸之也孔子言死生有命不欲有禱故反問子路有此禱請之事乎心不許也云子路對曰云云者子路不達孔子意聞孔子之問仍引得古舊禱天地之誄辭以荅孔子也故云有之誄曰也天曰神地曰祇也云子曰丘之禱之久矣者子路既不達孔子意而引舊禱天地之誄孔子不欲非也故云我之禱已久今則不復須也實不禱而云久禱者聖人德合神明豈為神明所禍病而祈之乎欒肇曰案說者徒謂無過可謝故止子路之請不

謂上下神祇非所宜禱也在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祈山川大夫奉宗廟此禮祀典之常也然則禱爾于上下神祇乃天子禱天地之辭也子路以聖人動應天命欲假禮祈福二靈孔子不許直言絕之也曰丘禱久矣此豈其辭乎欲卒舊之辭也自知無過可謝而云丘之禱久矣豈其辭乎夫聖行無違凡庸所知也子路豈誣夫子於神明哉以為祈福自不主以謝過為名也若以行合神明無所禱請是聖人無禱請之禮夫知如是則禮與之言棄金縢之義廢矣侃謂若案何集則子路自不達旨引得舊禱天地之誄是子路之失亦復何傷若如欒義則猶是使門人為臣之意也然無臣非君而子路欲此亦不達之甚乃得深於請禱之過耳幸不須識此而同彼不如依何集為是也　註孔安國曰至名也　誄者謂如今行狀也誄之言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累列其行之跡為謚也

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註孔安國曰俱失之也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耳固陋也

疏子曰至寧固　云奢則不遜儉則固者不遜者僭濫不恭之謂也固陋也人若奢華則僭濫不恭若儉約則固陋不及禮也云與其不遜也寧固者二事乃俱為失若不遜陵物物必害之傾覆之期俄頃可待若止復固陋誠為不逮而物所不侵故與其不遜寧為固陋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註鄭玄曰坦蕩蕩寬廣貌也長戚戚多憂懼貌也疏子曰至戚戚　云君子坦蕩蕩者坦蕩蕩心貌寬曠無所憂患也君子內省不疚故也云小人長戚戚者長戚戚恒憂懼也小人好為罪過故恒懷憂懼也江熙曰

君子坦爾夷任蕩然無私小人馳競於榮利耿介於得失故長為愁府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疏 子溫至而安　明孔子德也亦有云子曰者亦厲世也溫和潤也厲嚴也人溫和者好不能嚴厲孔子溫而能厲也又人作威者心事雄猛孔子威能不猛也又恭者好聳險不安孔子恭而能安也故王弼曰溫者不厲厲者不溫威者心猛猛者不威恭則不安安者不恭此對反之常名也若夫溫而能厲威而不猛恭而能安斯不可名之理全矣故至和之調五味不形大成之樂五聲不分中和備質五材無名也

論語泰伯第八疏

泰伯者周太王長子能推位讓國者也所以次前者物情見孔子栖遑常謂實係心慮今明泰伯賢人尚能讓國以證孔子大聖雖位非九五豈以粃糠累真故泰伯次述而

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註王肅曰泰伯周太王之太子也次弟仲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家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疏子曰至稱焉　云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泰伯周太王之長子也太王者即古公亶甫也亶甫有三子大者泰伯次者仲雍少者季歷三子並賢而泰伯有讓德深遠雖聖不能加故云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其至德之事在下范寧曰泰善大之稱也伯長也泰伯周太王之元子故號泰伯其

德弘遠故曰至也云三以天下讓者此至德之事也其讓天下之位有三跡故云三以天下讓也所以有讓者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昌有聖人德泰伯知昌必有天位但升天位者必須階漸若從庶人而起則為不易太王是諸侯已是太王長子長子後應傳國令欲令昌取王位有漸故讓國而去令季歷傳之也其有三跡者范甯曰有二釋一云泰伯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昌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傳國於季歷以及文王因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於此遂有天下是為三讓也又一云太王病而託採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禮不祭之以禮三讓也繆協曰泰伯三讓之所為者季歷文武三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云民無得而稱焉者德讓跡既隱當時人民不覺故無能稱其讓德者也

故范甯曰詭道合權隱而不彰故民無得而稱乃大德也繆協曰其讓之跡詭當時莫能知故無以稱焉可謂至徳也或問曰泰伯若堪有天下則不應讓人若人有天下則泰伯復無天下可讓今云三以天下讓其事如何或通云泰伯實應傳諸侯今讓者諸侯位耳而云讓天下者是為天下而讓今即之有階故云天下也然仲雍亦隨泰伯而隱不稱仲雍者國位在泰伯泰伯讓是尊仁軌也仲雍隨是揚其波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註葸畏懼之貌也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註馬融曰絞絞刺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註苞氏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

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也

疏 子曰至不偷 此章明行事悉須禮以為節也云恭而無禮則勞者夫行恭遜必宜得禮則若恭而無禮則遜在牀下所以身自為勞苦也云慎而無禮則葸者葸畏懼過甚也若慎而無禮則畏懼之甚於事不行也云勇而無禮則亂者勇而有禮內則攀蹕於廟堂之上外則捍難於壃場之所若勇而無禮則為殺害之亂也云直而無禮則絞者絞刺也直若有禮則自行不邪曲若不得禮對面譏刺他人之非必致怨恨也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者君子人君也篤厚也人君若自於親屬篤厚則民下化之皆競興起仁恩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與也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者故舊謂朋友也偷薄也人君富貴而不遺忘昔舊友朋則下民效之不為薄行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註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毁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註孔安國曰言此詩者喻已常誡慎恐有所毁傷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註周生烈曰乃今日而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者欲使聽識其言也疏曾子有至小子　云曾子云云者啓開也予我也孔子昔授孝經於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曾子稟受至死不忘故疾病臨終日召己門徒弟子令開衾視我手足毁傷與不亦示父母全而生己己亦全而歸之也先

足後手手近足遠示急從遠而視也云詩云云云者既令開衾又引詩證已平生敬慎畏懼有毀傷之心也戰戰恐懼兢兢戒慎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氷恐陷也夫人於高巖之頂俯臨萬丈之深淵必恐懼寒心恒畏墜落也氷之厚者猶不可履况跪行薄氷之上孰不欽身戒慎恐陷乎言我平生畏慎身體之心如人之臨履深薄也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引詩既竟又語諸弟子也而今今日也而後即今日以後也免免毀傷也既臨終而得不毀傷故知自今日以後全歸泉壤得免毀傷之事也云小子者小子諸弟子也曾子言竟而呼諸弟子語之令識已言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註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註苞氏曰欲戒敬子言我且將死言善可用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註鄭玄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説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註苞氏曰敬子忘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也籩豆禮器也疏曾子有至司存　云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者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來參問曾子之疾也云曾子言曰云云者曾子得敬子之問疾因而戒之也將掇

戒之故先發此言欲明我所以相戒之意也言鳥之臨死唯知哀鳴而不知出善言此則是鳥之常人之將死必宜出善言此則是人之常也若人臨死而無善言則與鳥獸不異今我將臨死故欲出善言以戒汝也故李充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慎終始在困不撓也禽獸之將死不遑擇音唯吐窘急之聲耳人若將死而不思令終之言唯哀懼而已者何以別於禽獸乎是以君子之將終必正存道不忘格言臨死易簀困不違禮辨論三德大加明訓斯可謂善言也或問曰不直云曾子曰而云言曰何也答曰欲重曾子臨終善言之可錄故特云言也又一通云出已曰言答述曰語曾子臨終綿困不堪答述也示直出已之懷而已云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者此以下即曾子所述善言也道猶禮也言君子所貴禮者有三事也云動容貌斯遠暴慢矣者此所貴三之第一也動容貌謂戒儀容舉止也君子坐則儼然行則蹌濟如此則人望而畏之不敢有暴慢之者故

云斯遠暴慢也故顏延之云動容則人敬其儀故暴慢息也云正顏色斯近信矣者此所貴三之第二也就凡人相見先覩容儀容儀故先也次見顏色顏色故為次也人之顏色恒欲莊正不數變動則人不敢欺詐之故云近信也故顏延之云正色則人達其誠故信者立也云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此所貴三之第三也辭氣言語音聲也既見顏色次接言語也出言有章故人不敢鄙穢倍違之也故顏延之云出辭則人樂其文故鄙倍絕也侃謂暴慢鄙倍同是惡事故曰遠而信是善事故云近也云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籩豆禮器也竹曰籩木曰豆豆盛葅醢籩盛果實並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也舊云敬子不存大事大事即斥前三禮也而好修飾籩豆籩豆比三事為小事故曾子先戒此三禮若籩豆之事付於有司不關汝也有司謂典籩豆之官也

註范氏曰至用也　此注亦明如向釋又繆協曰曾子謙不以遠理自喻且敬子近人故以常言語悟之冀其

必納也然繆解亦得會苞注也　註鄭玄曰至耳也
云人不敢欺誕者誕猶詐妄也云無惡戾之言入於耳
者惡鄙醜也戾背也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若出
能不悖故鄙戾不入於耳也　註苞氏至器也　依苞
此注亦得如舊說也若欲又為一通亦得云敬子好務
小事而忽略籩豆故曾子曰汝不須務小當使有司存
於宗廟籩豆之禮也而繆協別通曰籩豆禮器可以致
敬於宗廟者言人能如上三貴則祝史陳信無愧辭故
有司所存
籩豆而已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註苞氏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校之也昔者
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註馬融曰友謂顏淵也疏　曾子曰
至斯矣

此明顏淵德也云以能問於不能者能才能也時多誇競無而為有虛而為盈唯顏淵謙而反之也顏淵實有才能而恒如己不能故雖見不能者猶諮問尋求也云以多問於寡者多謂識性之多也已識雖多常不敢自言己多故每問於寡識者也云有若無實若虛者又處人間未嘗以己之才德為有為實恒謙退如虛無也云犯而不校者校報也人有惡加犯己者己不報之也殷仲堪曰能問不能多問於寡或疑其負實德之跡似乎為教而然余以為外假謙虛黃中之道沖而用之每事必然夫推情在於忘賢故自處若不足處物以賢善故期善於不能因斯而言乃虛中之素懷處物之誠心何言於為教哉犯而不校者其亦不居物以非乎推誠之理然也非不爭事也應物之跡異矣其為中虛一也云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者友謂顏淵也曾子言唯昔吾友能為上諸行也江熙曰稱吾友言己所未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註孔安國曰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也可以寄百里之命註孔安國曰攝君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註大節者安國家定社稷也奪者不可傾奪之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疏曾子曰至人也云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者託謂憑託也六尺之孤謂童子無父而為國君者也年齒幼少未能自立故憑託大臣如成王託周公者也云可以寄百里之命者百里謂國也言百里舉全數也命者謂國之教令也幼君既未能行政故寄冢宰攝之也如周公攝政也然幼孤云託教令云寄者有以故也託是長憑無反之言寄是暫寄有反之目也君身尊重故云託示長憑於阿衡者也教命待君年長而還君自裁斷是有反也云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者國有大難臣能死之是臨大節不可奪也云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者言為臣能受託幼寄命又臨大節不回此是君子人與也再言君子美之深也而繆協曰夫能託六尺於其臣寄顧命於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二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齊必同乎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註包氏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註孔安國曰以仁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疏曾子曰至

遠乎　云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者士道謂丈夫也弘大也毅謂能強果斷也言丈夫居世必使德行弘大而能果斷也云任重而道遠者釋所以宜弘毅義也即所任者重所行者遠故宜德大而能斷也云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者此解任重也士既以仁為平生之任此任豈得不謂為重乎云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者此釋道遠也已止也言知行仁不可少時而止必至死乃後而止耳至死乃止此道豈不遠乎

子曰興於詩註苞氏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立於禮註苞氏曰禮者所以立身也成於樂註孔安國曰樂所以成性也疏　子曰至於樂　此章明人學須次第也云興於詩者興起也言人學先從詩起後乃次諸典也所以然者詩有夫婦之法人倫之本近之事父遠之事君故也又江熙曰覽古人之志可

起發其志也　云立於禮者學詩已明次又學禮也所以然者人無禮則死有禮則生故學禮以自立身也云成於樂者學禮若畢次宜學樂也所以然者禮之用和為貴行禮必須學樂以和成已性也　註孔安國曰樂所以成性也　王弼曰言有為政之次序也夫喜懼哀樂民之自然應感而動則發乎聲歌所以陳詩採謡以知民志風既見其風則損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矯俗檢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聲樂以和神也若不採民詩則無以觀風風乖俗異則禮無所立禮若不設則樂無所樂樂非禮則功無所濟故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後也侃案輔嗣之言可思也且案内則明學次第十三舞勺十五舞象二十始學禮惇行孝悌是先學樂後乃學禮也若欲申此注則當云先學舞勺舞象皆是舞詩耳至二十學禮後備聽八音之樂和之以終身成性故後云樂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註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疏子曰至知之 此明天道深遠非人道所知也由用也元亨日新之道百姓日用而生故云可使由之也但雖日用而不知其所以故云不可使知之也張憑曰爲政以德則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故曰可使由之若爲政以刑則防民之爲姦民知有防而爲姦彌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爲政當以德民由之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術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註苞氏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爲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註孔安國曰疾惡大甚亦使其爲亂也疏子曰至亂也 云好勇疾貧亂也者好勇之人

若能樂道自居此乃為可耳若不能樂道而憎疾已之貧賤則此人必為亂也故繆協曰好勇則剛武疾貧則多怨以多怨之人習於武事是使之為亂也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者夫不仁之人當以理將養或冀其感悟若復憎疾之太甚則此不仁者近無所在必為逆亂也故鄭康成曰不仁人疾之太甚是使之為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設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矣註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旦也疏子曰至已矣其餘謂周公之才伎也言人假令有才能如周公旦之美而用行驕恡則所餘如周公之才伎者亦不足復可觀者以驕沒才也故王弼曰人之才美如周公設使驕恡其餘無可觀者言才美以驕恡棄也況驕恡者必無周公才美乎假無設有以其驕恡之鄙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已註孔安國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所以勸人於學也䟽子曰至也已　勸人學也穀善也言學三年者必至於善道也若三年學而不至善道者必無此理也故云不易得也已孫綽曰穀禄也云三年學足以通業可以得禄雖時不禄得禄之道也不易得已者猶云不易已得也教勸中人已下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註苞氏曰言行當常然也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弒君子弒父亂也

危者將亂之兆也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疏子曰至恥也 此章教人立身法也云篤信好學者令篤厚於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也云守死善道者寧為善而死不為惡而生故云守死善道也云危邦不入者謂初仕時也見彼國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云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則宜避之不居住也然亂時不居則始危時猶居也危者不入則亂故宜不入也云天下有道則見者天下謂天子也見謂出仕也若世王有道則宜出仕也云無道則隱者若時王無道則隱枕石漱流也陳文子棄馬十乘而去是亂邦不居也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者國君有道則宜運我才智佐時出仕宜始得富貴而已獨貧賤則是才德淺薄不會明時故為可恥也云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者國君無道而已出仕招致富貴則是已亦無道得會惡逆之君故亦為可恥也江熙曰不枉道而事人何

以致無道寵寵所以恥也夫山林之士笑朝廷之人束帶立朝不獲逍遥也在朝者亦謗山林之士褊厄也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以夫子兼弘出處之義明屈申貴於當時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註孔安國曰欲各專一於其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註鄭玄曰師摯魯太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疏子曰至耳哉　師魯太師也摯太師名也始首也關

雎詩篇也洋洋聲盛也于時禮樂崩壞正聲散逸唯魯太師猶識關雎之聲而首理調定使聲盛盈於耳聽也侃謂即前篇孔子語其樂曰樂其可知始作翕如之屬而其受孔子言而理之得正也

子曰狂而不直註孔安國曰狂者進取宜直也侗而不愿註孔安國曰侗未成器之人也宜謹愿也悾悾而不信註苞氏曰悾悾慤慤也宜可信也吾不知之矣註孔安國曰言皆與常度反故我不知也疏子曰至之矣此章歎時世與古反也云狂而不直者狂者用行宜其直趣無迴不侯於善惡而當時狂者不復直也故下卷則云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云侗而不愿者侗謂籠侗未成器之人也愿謹愿也人幼未成人者情性宜謹愿而當時幼者

亦不謹愿也云悾悾而不信者悾悾謂野慤也野慤之人宜可信而于時野慤者皆詐詭不復宜可信也云吾不知之矣者既與古時反故孔子曰非復我能知測也王弼曰夫推誠訓俗則民俗自化求其情僞則儉心茲應是以聖人務使民皆歸厚不以探幽爲明務使姦僞不興不以先覺爲賢故雖明竝日月猶曰不知也　註宜謹愿也註謹愿無情愿貌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註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耳疏　子曰至失之　言學之爲法急務取得恒如追前人欲取必及故云如不及也又學若有所得則戰戰持之猶如人執物恒恐去失當録之爲意也李充曰學有交勞而無交利自非天然好樂者則易爲懈矣故如懼不及猶恐失之況可怠乎繆協稱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内足恒不

懈惰乃得其用如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　註學自至之耳

如注意則云如若也言人學宜熟若學而不及於熟雖得猶恐失之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註美舜禹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者高大之稱也疏子曰至與焉

此美舜禹也舜禹亦古聖天子也巍巍高大之稱也言舜禹逢時遇世高大可美也舜受堯禪而有天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此二聖得時有天下並非身所預求而君自禪之也一云孔子歎已不預見舜禹之時也若逢其時則已宣道當用也故王弼曰逢時遇世莫如舜禹也江熙曰舜禹受禪有天下之極故樂盡其善歎不與並時益感道契在昔而理屈當今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註孔安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註苞氏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註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煥乎其有文章註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復著明也

疏子曰至文章　此美堯也云大哉堯之為君也者為禪讓之始故孔子歎其為君之德大也云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唯天德巍巍既高既大而唯堯能法而行之也所以有則天之德者夫天道無私唯德是與而堯有天位禪舜亦唯德是與功遂身退則法天而行化也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

之稱也言堯布德廣遠功用遍匝故民無能識而名之者也王弼曰聖人有則天之德所以稱唯堯則之者唯堯於時全則天之道也蕩蕩無形無名之稱也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註孔安國曰禹稷契皐陶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註馬融曰亂理也理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

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註孔安國曰唐者堯號也虞者舜號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此也此此於周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註苞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疏舜有至巳矣　記者又美舜德也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者五人者禹一稷二契三皋陶四伯益五也言舜

有此五臣共治天下故治也云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者武王周發也予我也亂理也武王曰我有共理天下者有十人也云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者記者先列虞周二國之臣數而後書孔子之言於下也孔子歎曰良才之難得不其如此乎言如此云唐虞云云者此是才難之證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也際者謂堯舜交代之間也斯此也此謂周也言唐虞二代交際共有此五臣若比於此周周最為盛雖為盛尚不滿十人十人之中有文母一婦人為十人之數所以是才難也季彪難曰舜之五臣一聖四賢八元八凱十有六人據左氏明文武稱齊聖武云明哲雖非聖人抑亦其次也周公一人可與禹為對太公召公是當稷契自畢公以下恐不及元凱就復强相拳繼而數較少何故唐虞人士反不如周朝之盛也耶彪以為斯此也蓋周也今云唐虞之際於此為盛言唐虞之朝盛於周室周室雖隆不及唐虞由來尚矣故曰巍巍蕩蕩莫之能名今更謂唐虞人

士不如周室反易舊義更生殊說無乃攻乎異端有害於正訓乎侃案師說曰季氏之意極自允會春秋傳合當堯舜但既多才勝周而孔子唯云兩代有五人者別有以也欲盛美周德隆於唐虞賢才多乎堯舜而猶事殷紂故特云唐虞五而周代十也又明言有婦人者明周代之盛匪唯丈夫之才抑婦人之能匡弼於政化也云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參三也天下有九州文王為雍州西伯六州化屬文王故云三分天下有二猶服事於殷也云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雖聖德之盛猶服事惡逆之君故可謂為德之至極者也　註馬融曰至母也　云理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以下者周公旦第一也周公名旦是武王弟也召公奭第二也亦武王弟也太公望第三也謂呂望也呂望本姓姜氏呂望名尚釣於磻溪文王出獵遙見而呼之曰望公七年矣今乃見光景于斯於是接之上車文王自御而還因名為望為周太師故云太公也畢公第四也榮公第

五也大顛第六也閎夭第七也散宜生第八也南宮适第九也云其餘一人謂文母也者文母文王之妻也是有莘氏之女太姒也十人有九丈夫一婦人也　註苞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　殷家州牧曰伯文王為雍州伯雍州在紂西故曰西伯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註孔安國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言已不能復閒廁其閒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註馬融曰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註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註苞氏曰方里為井井閒有溝溝廣深四

尺十里為城城閒有洫洫廣深八尺也禹吾無閒然矣

疏子曰至然矣　此美禹也云禹吾無閒然矣者閒猶非毁也孔子美禹之德美盛而我不知何以厝於非毁矣郭象曰舜禹相承雖三聖故一堯耳天下化成則功美漸去其所因循常事而已故史籍無所稱仲尼不能閒故曰禹吾無閒然矣李充曰夫聖德純粹無往不備故堯有則天之號舜稱無為而治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弗與焉斯則美聖之極名窮理之高詠矣至於此章方復以事跡歎禹者而豈徒哉蓋以季世僻王肆情縱欲窮奢極侈麗厚珍膳而簡偽乎享祀盛纖靡而闕慢乎祭服崇臺榭而不恤乎農政是以亡國喪身莫不由乎此矣於有國有家者觀夫禹之所以興也覽三季之所以亡可不慎與云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此以下皆是禹不可閒之事也其有三事一是飲食飲食為急故最先也二是衣服衣服緩於飲食故為次

也三是居室居室緩於衣服故最後也菲薄也禹自所飲食甚自麤薄而祭祀牲牢極乎豐厚故云菲飲食致孝乎鬼神也云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者禹又自常衣服甚自麤惡而祭祀之服大華美也飲食供鬼神故云孝祭服供自已身故云美也然云黻冕冕是首服為尊黻是十二章最下為卑卑尊俱居中可知也一云黻非服章政是韠黻之服也舉此則正服可知也云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溝洫田上通水之用也禹自所居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是卑宮室也而通達畎畝以利田農是盡力溝洫也云禹吾無間然矣者美禹既深故重云無間

然矣

論語集解義疏卷四